

读《山海经校注》偶记

蒋礼鸿

近人袁氏珂著《山海经校注》，萃众说而束释之，其于《山经》，云创通其义者凡百余事，度于《海经》当称是。一九八一年九月，余自杭州于役济南，同行郭君在貽携有是书，因借读终卷，偶有疏记，比而录之。余于此经注无能为役，小言詹詹，其可备袁君撷取一二乎？凡标举经文，皆记袁书页码，便寻检也。

西山经

又西二百五十里，曰隤山，是簠于西海。（32页）

汪绂曰：“簠犹蹲也。”袁珂曰：“汪说于义近之，簠盖蹲字借音也。”

礼鸿按：以簠为蹲字借音，非是。簠，《说文》作𦏧。戈、矛、戟之秘积竹为之，其末以铜冒之，锐底为𦏧，平底为簠。

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进戈者前其𦏧，进矛戟者前其𦏧。”郑玄注：“后刃，敬也。……锐底曰𦏧，取其𦏧地；平底曰𦏧，取其𦏧地。”《释文》：“𦏧，本又作簠，徒对反，注同。”段玉裁注《说文》曰：“𦏧地，可入地；𦏧地，箸地而已。”是簠为矛戟柄植立时著地之处，经言山之临于西海如簠之著于地耳，簠犹抵也。《中次七经》：“婴梁之山，上多苍玉，簠于玄石。”郭注云：“言苍玉依黑石而生也。”此谓苍玉著于玄石之上，岂云蹲于玄石乎？

实惟帝之平圃，神英招司之。（45页）

郭注：“即玄圃也。”

礼鸿按：据注平圃当作系圃。《玉篇》糸为玄之古文，《说文》作𣎵，平其形误耳。郭氏所见盖已误，故注云然。

北山经

又北百八十里，曰北鲜之山，是多马。鲜水出焉，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。（78页）

郭注：“汉元狩二年，马出涂吾水中也。”

礼鸿按：《汉书·武帝纪》作余吾水，事在元狩二年夏。

又东北二百里，曰轩辕之山，……有鸟焉，其状如枭而白首，其名曰黄鸟，其鸣自詵，食之不妒。（91页）

礼鸿按：食之不妒，盖仓庚也。陆玕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卷下：“黄鸟，黄鹂留也。……或谓之黄鸟，一名仓庚。”古有仓庚疗妒之说。明华希闽《广事类赋》引杨夔《止妒论》：“梁武帝郗后颇妒，左右进曰：‘臣读《山海经》，谓仓庚可以止妒。’帝从之。郗后茹之，后减半。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十九亦云：“按：《山海经》云：‘黄鸟，食之不妒。’杨夔《止妒论》云：‘梁武帝郗后性妒，或言仓庚为膳疗妒，遂令茹之，妒果减半。’”杨论未知所出，亦未知其人何时人。

中山经

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。……是山也，宜女子。（125页）

吴任臣曰：“《淮南子》‘青要玉女，降霜神也’，本此传会之。”袁珂曰：今本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作‘青女乃出，以降霜雪’，无‘青要玉女’语，或吴氏别有所本，当在阙疑。”

礼鸿按：吴氏所据乃《淮南子》高诱注，其言曰：“青女，天神青霄玉女，主霜雪也。”霄为霰字之误。宋李壁《王荆文公诗集笺注》卷二十七：“《淮南子》‘至秋三月，青女乃出，降

以霜雪。’青女，天神青腰玉女也，主霜雪。”宋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卷三引《淮南子注》：“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，主霜雪也。”要即腰。

西五十里，曰扶猪之山，其上多礪石。有兽焉，其状如貉而人目，其名曰麇。

郭注：“貉或作獾，古字。”

礼鸿按：各声麇声不同，从此二声者无缘得为一字。据《说文》獾为谷之或体，则经文貉当作貉，从谷声。獾盖即麇之后起字，《说文》引司马相如说：麇，封豕之属。《玉篇》：“貉，何各切。獾，同上。”《集韵》入声十九铎韵：“貉，曷各切，或作貉、貉、獾。”盖皆本误本《山海经》及注为释，所宜存疑。

又东三十里，曰大骠之山，……有草焉，……服之不夭。（150页）

郭注：“言尽寿也。”袁珂校尽作益。

礼鸿按：尽寿谓尽其年寿，假如寿当百岁者，至百年乃逝，是曰尽寿，即不夭折也。

又东四十里，曰丰山，其山多封石，其木多桑。多羊桃，状如桃而方茎。（171页）

郭注：“一名鬼桃。”

礼鸿按：据郭此注：羊桃即长楚地。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长楚，桃茢。”郭注曰：“今羊桃也，或曰鬼桃。叶似桃，华白，子似小麦，亦似桃。”邢昺疏引陆玑疏，华紫赤色，与郭云华白异。

瘞用一珪，精用五种之精。（174页）

郭注：“备五谷之美者。”袁珂曰：“谓用五种精米以祀神；《中次十经》末云：‘精用五种之精。’此精字或是精字之讹。”

礼鸿按：《离骚》“精琼靡以为粮。”精谓择其精者耳。转恐《中次十经》下精字当作精，未宜以彼文疑此经之精为精字之误也。

海外西经

海外至西南陬至西北陬者。（207页）

毕沅曰：“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云：‘自西北方至西南方。’起修股民，肃慎民。此文正倒。知此经是说图之词，或右行则自西南至西北起三身国，或左行则自西北至西南起修股民。是汉时犹有《山海经图》，各依所见为说，故不同也。”

礼鸿按：陶潜《读山海经》诗云：“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。”《山海经图》岂但汉时犹有哉？袁氏于毕说一不置议，何哉？

大乐之野，夏后启于此饯九代。（209页）

袁珂曰：“盖启承禹位，不恤国事，惟以酒食声色自娱，复窃天乐助兴，致遭亡国惨祸。……诗人于此亦多所刺讥。屈原《离骚》云：‘启九辩与九歌兮，夏康娱以自纵；不顾难以图后兮，五子用夫家巷（末句“夫”原作“失乎”，从闻一多《楚辞校补》改。“家巷”即“家闕”，内江之意也），’”。

礼鸿按：“五子用失乎家巷”，王念孙《读书杂志余编下·楚辞》详论之，惟王氏删“失”字，闻氏改“失”为“夫”並删“乎”字之为异耳。独云从《楚辞校补》，一何忘其朔哉？

肃慎之国在白民北，有树名曰雄常，先入伐帝，于此取之。（226页）

郭注：“〔雄〕或作雄。其俗无衣服，中国有圣帝代立者，则此木生皮可衣也。”

袁珂曰：“经文雄常，《淮南子·地形篇》云‘雄棠、武人在西北隅’，高诱注云：‘皆日所入之山名也。’疑非。雄棠当即此经之雄（郭云：或作雒）常，木名也。”

礼鸿按：“此经雄常先入在白民北，白民在龙鱼北；《淮南子·地形》：“雒棠武人在西北隅，碓鱼在其南。”碓鱼即龙鱼，雒武人当即雄常先入。《淮南子·览冥》：“朝发榑桑，日入落棠。”王念孙谓日入当作入日，入日者，及日于将入，是也。据《淮南》雒棠、落常，则雄常当作雒常，雒、洛同音，棠常音近通用也。雒常先入在白民北，白民在龙鱼北，碓鱼在雒棠武人南，谓雒常先入即雒棠武人，地望正相合，特不知“先入”、“武人”孰是耳。经文伐帝二字当属下于此取之为句。伐与赧通，皆唇音，古韵同属泰部，帝乃常字形近之误，常即裳也。赧常者，蔽膝也。荒古之民不衣，但蔽其私而已。赧常于此取之者，言赧裳之材于此树取之也。

海外北经

禹杀相柳，其血腥，不可以树五谷种。（233页）

袁珂曰：“今影宋本《御览》卷六四七作‘不可以树槩’；槩，字书不载，疑即穀字之讹。”

礼鸿按：宋元刻本穀字俗书例作槩若槩，非误也。他仿此。

深目国在其东，为人举一手一目，在共工台东。（236页）

郭注：“〔目〕一作曰。”郝懿行曰：“一目作一曰连下读，是也。”袁珂曰：“‘为人举一手’是图画所见之象如此，‘深目’非‘一目’，正当作‘一曰’连下读为是。然

‘为人举一手’，犹有说者。《山海经》所记海外各国，非异形即异禀，无由‘举一手’即列为一国之特征者。疑‘为人’下，尚脱‘深目’二字，‘为人深目，举一手’，即与经记诸国之体例相符矣。”

礼鸿按：“一曰在共工台东”自通，一曰二字当有。然《封神演义》杨任被戳目，后目中各生，每一手中复有目，能视彻地下，安知此经非脱一曰二字，而“举一手一目”之云即杨任之比乎？且如袁氏之说，经言深目为此国之特征，无由“举一手”即列为一国之特征者，则何烦更著“举一手”三字乎？

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。（238页）

袁珂曰：“经文入日，何焯校本作日入，黄丕烈、周叔弢校同。”

礼鸿按：入日谓及日于其将入，何、黄、周校非。

平丘在三桑东，爰有遗玉、青鸟、视肉、杨柳、甘祖、甘华，百果所生。（245页）

郭注：“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‘其山之东，有甘祖焉。’音如祖梨之祖。”袁珂曰：“其山即箕山，籀文箕作其也。今本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云：‘箕山之东，青鸟之所，有甘櫨焉。’是郭所引者，惟甘櫨作甘祖是其异耳。”

礼鸿按：《海外东经》：“騞丘，爰有遗玉、青马、视肉、杨柳、甘祖、甘华，百果所生。”袁氏曰：《淮南子·墜地篇》作櫨櫨。”《广韵》下平声九麻韵櫨、櫨同字，以此经祖字及郭注所引及《淮南子·地形》作甘櫨，当知今本《吕氏春秋》“甘櫨”櫨字乃櫨字形近之误，其可论定。

海外东经

君子国……有薰华草，朝生夕死。”（254页）

郝懿行曰：“木堇见《尔雅》，堇一名舜，与薰声相近。”

礼鸿按：郝意薰华即《诗》“颜如舜华”之舜华也。实则薰即堇字形近之误耳。专字作櫨。《玉篇》：“木櫨，朝生夕陨，可食。”

海内南经

匈奴、开题之国、列人之国並在西北。（283页）

吴承志《山海经地理今释》卷六：“此经当与下篇首条並在《海内北经》‘有人曰大行伯’之上。……今大行伯上有‘蛇巫之山’、‘西王母’二条，乃下篇‘后稷之葬’下叙昆仑隅外山形神状之文，误脱于彼。”袁珂于“乃下”下注曰：“上字之讹。”

礼鸿按：吴氏所谓下篇首条者，则《海内西经》“貳负之臣”至“在开题西北”是也。“后稷之葬”与昆仑隅外山形神状之文并在《海内西经》，吴氏两云下篇，乃指此《海内南经》之下篇《海内西经》也。袁氏以为“蛇巫之山”、“西王母”二条今在《海内北经》，乃在《海内西经》之下，则“后稷之葬”乃在此二条上，故以吴说下字为上字之讹，不悟吴氏自据此《海内南经》以言《海内西经》也。

海内西经

昆仑之虚方八百里，高万仞。上有木禾，长五寻，大五围。（294页）

礼鸿按：郑珍以为木禾即玉蜀黍，其《玉蜀黍歌》曰：“濒湖能知蜀黍即木稷，不识玉黍乃是古来之木禾。我生南方世农圃，能究原委如星罗。此谷从何来？远在稷播以前藪岷嶓。昆仑山高一万一千里，五寻之谷修峨峨。灵井灌根地力厚，自然能没九橐驼。鸾凤戴盾日栖啄，文树圣木连枝柯。开明兽北接六诏，此谷远映西洱波。神禹所见益所记，《西经》具在言岂讹？滇黔旧是海内西南陬，土宜千古无殊科。”所言皆即此经之文。其说未知是否，录之待质。濒湖，李时珍也。

聖木曼兑，一曰挺木牙交。（299页）

袁珂曰：“聖木曼兑，当是一物，曼兑即聖木之名也。”

礼鸿按：聖挺二字同从壬得声，古盖皆与聽音近，聖木即挺木也。曼如《楚辞·天问》“平胁曼肤”之曼；《易·说卦》：“兑者，说也”。说即悦。曼兑盖谓此木色理悦泽也。牙交未详。

海内北经

昆仑虚北所有。（313页）

郭注：“此同上物事也。”郝懿行曰：“郭意此已上物事皆昆仑虚北所有也。明藏本同作目。”袁珂曰：“宋本、毛扆校本同亦作目。目疑原作目，古以字，始误为目，再误为同。”

礼鸿按：郝说是而袁校误也。此正当作目，目为题目之目，谓总举上来物事而为之标目也。古书题目率在后，如《吕氏春秋》是。

大荒东经

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鞠陵于天、东极、离瞿。（348页）

郭注：“三山名也。音穀瞿。”郝懿行曰：“注穀瞿二字当有讹文。”

礼鸿按：注谓离瞿之瞿音同穀瞿之瞿也。穀瞿即穀瞿。《说文》：“穀，乳也。从子，殳声。一曰：穀瞿也。”亦作穀霿。《汉书·五行志中之上》：“霿，恒风若”。应劭注：“人君穀霿鄙吝，则风不顺之也。”穀瞿为愚昧之意，所用写之之字各异，此不胪陈。

大荒西经

祝融生太子长琴，是处樛山，始作乐风。（395页）

郭注：“创制乐风曲也。”郝懿行曰：“《太平御览》五百六十五卷引此经无风字。”

礼鸿按：下文云：“有弇州之山，五采之鸟仰天，名曰鸣鸟。爰有百乐歌舞之风。”郭注曰：“爰有百种伎乐歌舞风曲。”又《海内经》云：“鼓、延是始为钟，为乐风。”郭注曰：“作乐之曲制。”又《论衡·明雩》释《论语》“风乎舞雩”曰：“风，歌也。”然则风为歌曲之名，乐风连文，《御览》引此经无风字为误脱矣。

刘秀《上山海经表》

禹乘四载，随山槩木，定高山大川。益与伯翳主驱禽兽，命山川，类草木，别水土。（477页）

袁珂曰：“益字何焯校盖。”

礼鸿按：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：“伯翳之后，至周平王时封为秦，项羽灭之，有本纪言。垂、益、夔、龙，其后不知所封，不见也。”梁玉绳《汉书人表考》卷二云：“伯翳即伯益，声转字异，自是一人，《诗·秦风》疏、本书《地理志》注、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注甚明。惟《史·陈杞世家》误叙为二，汉刘秀《校山海经表》仍其说。”梁说刘表仍《陈杞世家》之误是也，非益字为盖字之误。若如何校，何以解夫下文“益等类物善恶，著《山海经》”之云乎？

郭璞《注山海经叙》

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，此人情之常蔽也。（478页）

袁珂曰：“夫玩所三字何焯校作盖信其。”

礼鸿按：《说文叙》曰：“俗儒鄙夫，玩其所习，蔽所希闻。”此郭叙所本，何乃改易其文乎？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中文系